

研究論文

從客家話小稱詞看方言內部的接觸與變化*

鄭綦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摘要

以往有關語言接觸的研究著重在不同語言或方言之間，而方言內部（即次方言之間）之間也會因接觸而產生變化。「兒e」與「兒ㄛ」分別為四縣客家話與海陸客家話典型的小稱詞，然而新豐鄉與埔里鎮的調查顯示，因兩種次方言的密切接觸引發了「兒e」與「兒ㄛ」的並存與競爭；造成小稱詞尾變化的機制包括語碼轉換、語碼交替、協商等。

關鍵詞：小稱詞、次方言、語言接觸

* 本文是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漢語方言鼻音/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第二期」（總計畫主持人：曹逢甫教授）之子計畫「漢語小稱詞層次競爭演變之研究（NSC 95-2411-H-134-004）」的延伸成果；本文在2007年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宣讀時，承蒙鄭錦全、鍾榮富、洪惟仁等教授不吝賜教；兩位匿名審查者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謹在此向國科會及諸位先生致謝。

The change of the diminutive in Hakka dialects induced by contact

Ying 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language contact focus on the contact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or dialects; however, there may be some changes induced by contact between sub-dialects. E and er are prototypical diminutives of Sixian Hakka and Hailu Hakka, respectively. Based on our investigations of Hsinfeng and Puli, the co-existence and competition of e and er are caused by intensive contact; mechanisms for the change include code-switching, code-alternation, and negotiation.

Keywords: diminutive, sub-dialect, language contact

壹、前言

語言接觸最簡單的定義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內，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Thomason 2001：1）。台灣的居民以使用漢語為主，原住民則為南島語；漢語除了國語外，還包括閩、客及其他方言，方言之間的接觸相當頻繁密切，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見多種方言並用，如台灣全省火車或台北捷運沿途停靠站的介紹，包含國語、閩南語、客語及英語；家庭或私人談話中，往往也是國語與方言（如閩、客語）或南島語並用。以往接觸研究著重在不同語言或方言之間，而「四海（客家）話」的提出讓研究觸角更進一步深入方言內部（即次方言之間）之中。台灣客家話中，以四縣及海陸兩次方言為主，這兩個次方言之間互動頻繁也引起學者的注意，羅肇錦（1998）首先將四縣腔聲調與海陸腔聲母韻母的混合形式稱為「四海話」，鍾榮富（2006）將此視為一種兼語（pidgin）。隨後出現不少以此為主題的研究，依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分為兩類：一是定點的方言調查與描述，一是提出理論或類型的分析，這兩種方法各有所長。如鍾榮富（2006）提出五種音韻變化的類型，是採宏觀的角度，透過異中求同可以迅速掌握這個方言的輪廓或特點，鄧盛有（2000）、張素玲（2005）等則是從微觀的角度，同中求異，藉由觀察個別成員及其差異，可以深入了解方言的特點或變化。在這些基礎上，本文以小稱詞為主題，探討方言內部的接觸可能帶來變化，以及如何變化。

以往對小稱詞的研究頗多，除了各地的小稱詞記錄（如：鄭張尚芳 1979，1980，1981）外，綜合性討論的如曹逢甫（2006）綜合各家研究，列出小稱詞的語義、語法功能，並提出小稱詞演變的可能途徑；王本瑛（1995）、曹志耘（2001）等則是討論小稱詞的類型。雖然客

家方言中四縣話與海陸話都有兒尾²，四縣話的兒尾讀為 e 而海陸話則為ə。不同次方言接觸過程中，除了音韻上的混合或融合的同時，是否也會借入其他次方言的小稱標記？而新的小稱標記引進後，與舊標記之間如何互動？是否造成類型上的變化？目前雖然多數定點客家話的調查或研究雖然都會提及小稱詞，但是所列的數量較少，因此本文依曹逢甫（2004）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漢語言鼻音／鼻化小稱之語法之跨方言研究」提供的小稱詞田調字表，進行田野調查訪談，嘗試從新竹縣新豐鄉、南投縣埔里鎮兩地的調查結果中尋找答案。

本文內容除前言及結語外，第二節簡介調查點新豐鄉、埔里鎮的語言環境，並重新思考四海話的本質，第三節主要整理新豐鄉、埔里鎮兩地的小稱詞形式及特點，以及接觸過程中新舊小稱詞尾之間的互動，第四節從小稱詞的音韻構詞演變類型角度，比較新豐鄉、埔里鎮兩地與其他幾種四海客家話小稱詞的特點，進而分析小稱詞尾混用的類型及可能造成混用的因素。

貳、新豐鄉、埔里鎮與四海話

底下分為兩小節，首先第一小節簡介目前有關四海話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的方法足以做為小稱詞研究的借鏡；第二小節介紹本文調查地點（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及南投縣埔里鎮）的語言環境及其次方言之間的接觸。

一、四海話的研究成果

按研究方法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種為定點方言的調查及描述，一種是理論或類型的分析，二者各有所長，以下略述其成果。

² 四縣話與海陸話都有小稱詞尾 e 或 ə，本字不明，或記為「仔」；因共同語的小稱為「子」或「兒」，以其音近「兒」，故本文暫時以「兒尾」代表 e 或 ə。

(一) 四海話的形成與調查

台灣的客家話可分為六種次類——四縣、海陸、大埔、詔安、饒平及永定，其中以四縣及海陸為主流，所以對這兩種次方言接觸的研究自然最早。四海話原來是指在四縣與海陸混居的地區，四縣話和海陸話因混合而產生的新客家話，其語音特徵為四縣腔聲調與海陸腔聲母韻母的組合。四海話形成的原因是台灣目前的客家話，以乾隆年間蕉嶺（舊稱鎮平）來台的四縣話佔優勢，所以「四海話」也以講海陸話的人說四縣話時所形成的腔調為主軸；羅肇錦（1998）認為這樣的混合語將是未來台灣客家話的優勢語言。然而鄧盛有（2000）在平鎮、楊梅、關西、峨眉、頭份、南庄等六個地點調查的結果發現，四海話並非都是四縣腔聲調加上海陸腔聲母韻母的組合，所以他將四海話重新定義為：「四縣話與海陸話相互接觸後，使得四縣話或海陸話原有的語音、詞彙、甚至語法，產生改變（包括四縣變成海陸，或海陸變成四縣），而形成的一種特殊客家話」（鄧盛有 2000：2-3）。

在「四海話」的名稱出現之後，隨後的研究發現不同客家次方言之間的接觸也會產生不同的變化形式，即四縣、海陸、大埔、詔安、饒平及永定這六種次方言之間只要有接觸都可能混合成各種新的混合腔調，所以之後學者對「四海話」一詞也有所討論，如張屏生（2004）依照聲調的不同來區別「海四腔」和「四海腔」，前者指帶海陸腔聲調的混合語而後者是帶四縣腔聲調的混合語；而（吳中杰、范鳴珠 2006）將南投縣國姓鄉地區包含大埔、四縣及海陸的混合語稱為「大四海話」。賴文英（2003）則指出，新屋豐順話在四縣與海陸兩種強勢方言（前者為大環境下的客語通行腔；後者為當地的強勢方言）相互影響下，一方面與海陸話趨同，一方面卻又與四縣話趨同，雖綜合了海陸與四縣話的特色，但在聲、韻、調、詞彙上，仍有不同於四縣或海陸的特色，加上底層是屬豐順話，因此作者認為不適合將其視為「四海話」，仍歸入「豐順話」，甚至進而質疑「四海話」存在的必要

性。徐瑞珠（2005）研究苗栗卓蘭鎮的客家話時，依照其音韻特點分為大埔腔、四縣腔、饒平腔、海陸腔以及由大埔腔和四縣腔形成的混合體「卓蘭混合腔」。這些調查顯示，隨著更深入的挖掘，客家方言內部的次方言之間可能產生的變化相當多樣，如何為這些語言混合體命名會是一大困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調查過程中發現，受訪者或是沒有聽過「四海話」一詞、或是不認同此一名稱；即使語料中反映出混合語的特徵，但是他們仍主觀認定自己歸屬於四縣或海陸話。

（二）四海話的音韻類型

前述定點調查，雖然描述詳盡，很容易流於見樹不見林。鍾榮富（2006）採用優選理論對四海話的音韻變化進行分析，化繁為簡的結果提出五種類型（參表 1 中的前五種）。然而就邏輯上來說，一個方言的音韻系統包含聲/韻/調三個部份，在語言接觸過程中，依照次方言數目（以 X 表示）的不同，我們可能得到的混合體總數可以公式表示如下（鄭縈 2007）：

$$(1) X^3 - X$$

以四縣及海陸兩種次方言的接觸為例，按照上述公式($2^3 - 2=6$)，可能組合出以下六種類型：

表 1 四海話的音韻類型

	聲	韻	調
I	四縣	四縣	海陸
II	海陸	海陸	四縣
III	四縣	海陸	海陸
IV	四縣	海陸	四縣
V	海陸	四縣	四縣
VI	海陸	四縣	海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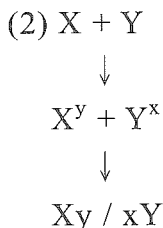
謝職全（2010）的調查證實第六類確實存在，鍾榮富（2006）的討論中第六種所以沒有出現，可能是因為鍾榮富（2006）以生活中自然的語音為描述對象，然而日常生活中常用詞語有限，很可能第六類正巧沒有出現，或者可能發音人個人正好沒有這種類型的變化。以字表調查雖然不一定是自然語言，但是設計之初多半考量到各種可能性，因此比較能夠在短時間內蒐集到所需資料。

（三）四海話的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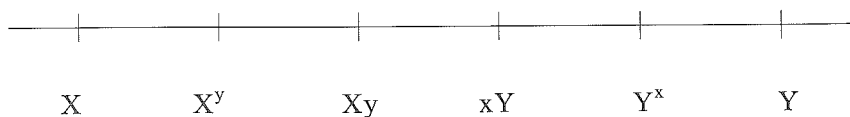
從前述學者的調查及研究至少可以看出，兩種次方言互動過程中，音韻的變化方式確實呈現多樣化類型。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這樣的分類是採取宏觀角度，偏重對整體的理解及掌握。但是從微觀角度深入調查不同地區的四海話，我們可以發現，接觸引發的變化過程需要時間，因此在完成語言融合之前，一個地區內存在變異現象或個體之間有差異是可以預期的；而且因為語言環境的不同，建構出來的四海話也會有所不同。吳中杰、范鳴珠（2006）在討論南投縣國姓鄉的客語特色時，就指出此地和其他地區的四海話有一點重要的不同：其他地區的四海話是因為密集接觸，造成語言改變而固定下來，形成新的語言形式，但此地變異的語言形式尚未固定下來，雖然或多或少雜有其他次方言的語音特點或詞彙，只是隨機的語碼轉換，所以內部或個人差異很大。然而吳中杰、范鳴珠（2006）仍將此地的客語稱為大四海話，對照其他地區記錄的四海話來看，顯示四海話一詞在實質上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四縣與海陸或其他客家次方言混合而成的新客家系統，一種則是如國姓鄉的各種客家話各自維持原來的音韻特點，但是或多或少雜有其他次方言的語音特點或詞彙，也就是次方言之間只有混還沒有合，未來是否會混合成一個新的系統，有待觀察。不過，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四海話其實就是混合程度有高低的不同，我們可以公式表示如下：

- (1)a. $X + Y \rightarrow X^y + Y^x$ (次方言並存，混合程度較低)
 b. $X + Y \rightarrow Xy$ 或 xY (混合程度較高，或融合成新的混合體)

此處 X^y/Y^x 與 Xy/xY 正好代表從混合到融合的兩個階段，兩者關係如下：



雖然如上(2)所示，我們可以在理論上把語言混合過程分為 X^y/Y^x 與 Xy/xY 兩個階段，然而實際上語言變化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連續體，是語碼轉換或是固定形式，是混合或是融合，在認定上都有其困難之處。從 X^y/Y^x 到 Xy/xY 甚至是 Y/X 的過程是一種連續統如下圖：



上圖顯示，當 X 次方言遇上 Y 次方言，從 X/Y 到 X^y/Y^x 或 Xy/xY 的過程是漸變的過程，因此如何區別 X^y 與 Xy 其實相當困難，同樣的， Xy 與 xY 之間或 xY 與 Y^x 之間也是不易判別。因為在同一個語言社群中要多少的比率或人數，才能將此地歸入 X^y/Y^x 或者 Xy/xY ？這個問題在現階段恐怕不易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這些地區內部的變異或地區之間的差異，觀察到變化的方向或趨勢。

二、新豐鄉與埔里鎮的語言環境與方言內部接觸

所謂「語言接觸」，簡單地說，是指特定的語言個體或語言社團同時熟悉並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 (Thomason 2001: 1)。換言之，多語人或多語環境是形成四海話的必要條件。

新豐鄉 (以重興村為主) 與埔里鎮兩地³都是以海陸話為主，但是四縣客家話幾乎是客家話的通用語 (*lingua franca*) (鍾榮富 2006: 525)，因此這兩個地點也都和四縣話有接觸，對二地的語言環境簡單說明如下：

- (i) 新豐鄉—鄭錦全 (2006) 從新豐鄉一萬多戶的語言別調查顯示客家與閩南族群比而居，提供語言互動的空間理據，顯示從雜居的密度看來，語言互動是必然的。整個新豐鄉閩南語與客語家庭的比例大約是四比六，閩客雜居，彼此交流頻繁，當地有許多人會說兩種以上的語言，是「雙聲帶」甚或「三聲帶」，形成雙 (多) 語社群 (蕭素英 2007: 670)。依據蕭素英對重興村居民的家庭語言統計表所列，閩南語有 969 戶，客語 1276 戶，其中海陸 1256 戶，四縣 16 戶，美濃 3 戶，東勢 1 戶。雖然此地海陸腔應該是優勢語言，但是可能因為整個客家族群而言，海陸腔人口不多，溝通不便，台灣的海陸客家人通常都是雙聲帶 (*bilingual*)，也就是能夠使用四縣腔 (鍾榮富 2004: 62)。因此此地海陸腔也可能帶進四縣腔的特點，而四縣腔使用者可能因人口的弱勢而夾雜海陸腔。
- (ii) 埔里鎮—鍾榮富 (2004: 24) 提到，南投縣原有不少客家人，如國姓、埔里魚池等，皆存有客家聚落，區內除埔里鎮以海陸話為主外，其餘皆為四縣客語區。吳中杰、范鳴珠 (2006) 則曾對在地理上鄰近埔里鎮的國姓鄉作過相關的語言接觸研究，文中提到：「尤其在四縣和海陸相互交談時，因其語

³ 新豐鄉重興村與埔里鎮小稱詞尾的調查分別由謝職全及蘇建唐兩位同學協助完成。

音差異性並不太大，有時也會借用對方的詞彙，…海陸話也使用了四縣的相當詞彙」。

這兩個地點雖然都是以海陸腔為主，但重興村是農村，語言環境較為封閉，周圍雖也以海陸話為主，但是有一些四縣人口居住；反觀埔里鎮雖以海陸話為主，卻因其為南投縣的都會區，屬於開放型的語言環境，且周遭被四縣話包圍，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埔里鎮可能受到四縣話影響較多。

語言接觸之所以會發生，除了要具備多語或多方言的環境外，更重要的必須存在使用雙語或多語的人（Crowley 1997）⁴。然而從新豐鄉重興村與埔里鎮兩地發音人的背景來看，顯然都是雙語或多語人（參底下表 3-1 及 3-2 所列分別為發音人的基本資料及其語言背景）：

表 3-1 新豐鄉發音人背景簡表⁵

發音人	次方言	性別	出生	學歷	職業	祖籍	其他語言能力
A	四縣	女	1921	不識字	無	台灣新竹	海陸
B	四縣	男	1943	高中	雜貨店主	福建永定	海陸話、閩南語、國語、永定話能聽
C	四縣	女	1952	國中	美髮店東	台灣新竹	海陸話、國語
D	四縣	女	1939	小學	理髮店員	台灣苗栗	海陸話、國語
E	四縣	女	1972	大學	教師	福建永定	海陸話、國語、閩南語
F	海陸	男	1964	大學	學生	台灣新竹	閩南語、國語、四縣話會聽
G	海陸	女	1949	小學	主婦	台灣新竹	國語、四縣話

⁴ Crowley (1997) 指出：世界上有很多雙語或多語社群，然而這並非就意味著語言接觸很頻繁，而是這個社群中有許多操雙語或多語的人口，才稱之為語言接觸。此段文字參陳秀琪 (2006: 418) 註腳 2。

⁵ 表中五位四縣話發音人，有四位是外地移入，一位在當地出生，二位海陸話發音人，男女各一，都是在當地出生的本地人士；其中發音人 A 與 F 為母子關係，發音人 B 與 E 為父女關係。

表 3-2 埔里發音人背景簡表⁶

發音人	次方言	性別	出生	學歷	職業	祖籍	其他語言能力
A	海陸	男	1929	小學	農	台灣埔里	國語、閩南語、日語
B	海陸	女	1947	小學	商	台灣埔里	國語、閩南語、日語
C	海陸	女	1962	高職	工	台灣埔里	國語、閩南語
D	海陸	男	1962	高職	商	台灣埔里	國、閩南語
E	海陸	男	1977	大學	醫	台灣台北	國、閩南語

新豐鄉及埔里鎮雖以海陸腔為主，上面二表顯示，這些發音人都是操雙語或多語者，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在他們的海陸話中可能出現四縣話的語音特徵，或者原來的四縣話中出現海陸話的語音特徵，在我們的調查中確實發現一些例子。如四縣話的 *ian* 對應海陸話的 *ʒan*，「燕（子）」在新豐鄉⁷裡，有些四縣發音人讀 *ʒan*，反過來，有位埔里鎮的海陸發音人讀為 *ian*。再如，「凳子」一詞四縣話為 *ten⁵⁵ e³¹*、海陸話為 *ten¹¹ ə⁵⁵*，但是新豐鄉出現 *ten⁵⁵ ə⁵⁵* 或 *ten⁵⁵ nə⁵⁵*，即「凳」的聲調屬於四縣話卻搭配海陸話的兒尾 *ə⁵⁵*；而埔里鎮有位發音人「凳子」為 *ten¹¹ ne⁵⁵*，其中兒尾韻母為四縣腔，聲調卻是海陸腔。這些例子顯示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客家話具有四海話的特點。

三、新豐鄉、埔里鎮小稱詞的使用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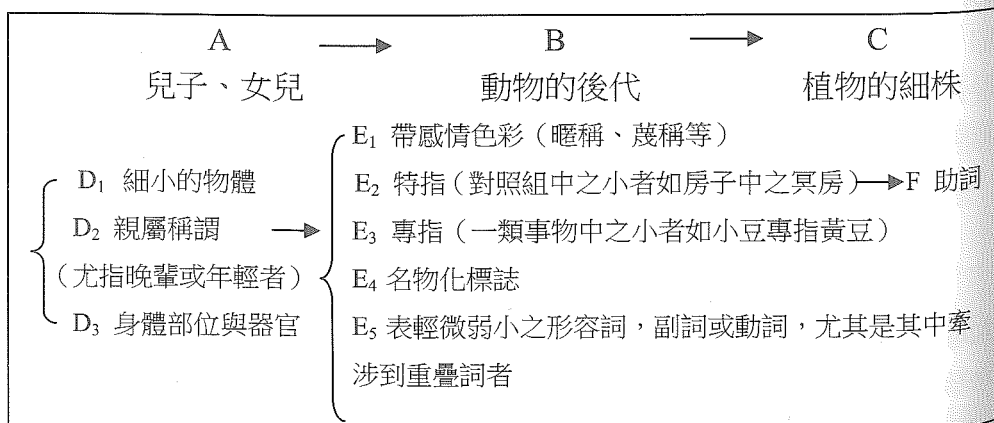
在第一小節先簡介小稱詞的語法功能與類型；第二小節將新豐鄉和埔里鎮各種小稱標記的分布加以整理及說明；第三小節討論各種小稱詞尾的互動，並討論造成變化的可能原因。

⁶ 調查此地時，並未特別問及是否使用其他客家次方言；但是從他們的小稱詞尾出現 *ə* 與 *ə* 並存的現象，可以推測他們也與四縣話有所接觸。

⁷ 請參看謝職全（2010）中，專節討論重興村中出現的六種四海話的音韻類型。

(一) 小稱詞的功能與類型

小稱最典型的特徵當為稱小，用於指稱幼小的或形體小的人或事物，並由表示「小、少」而引申出特指義（如溫州話「殼兒」特指「棺材」），用於特定的或較常見的事物，有時還附加感情色彩，帶上暱稱或蔑稱的意味。由於小稱用於名詞或名詞詞素，所以它往往又具有名物化的作用。在用於非名詞或非名詞詞素時，如形容詞、動詞、動量詞、副詞等，小稱還具有減輕形容程度、表示動作輕微和持續時間短暫以及緩和說話語氣等作用（邵慧君、甘于恩 2002）；簡言之，小稱詞不僅僅是帶有小稱的詞彙，同時具有語義、語法與語用的功能（趙冬梅 2002）。因為小稱詞的語義較虛，多半做為詞綴，語音也往往產生變化。以往漢語方言小稱詞的研究，大部分都只就各單點方言進行描述，而且這些描述多半都是片面的，有的只就構詞、語法、語意、語用功能進行描述，有的則著力於語音變化，更有專注於小稱詞本字之考證者。曹逢甫（2006）綜合各地方言的研究，嘗試將小稱詞將小稱詞的語義、語法與語用的功能加以整合分類，並以底下圖一呈現各類之間的先後關係：



圖一、曹逢甫（2006）小稱詞語義、語用與語法上的演變途徑

上圖清楚顯示，從 A 到 E 的語法化過程牽涉到語義、語用與語法三個層面。首先從 A 到 F 的過程中，如「子女」(A 類)、「烏魚子」(B 類)、「西瓜子」(C 類)、到「刀子／舅子／肚子」(D 類)、「小李子／剪子」等 (E 類) 的「子」從實詞逐漸變為虛詞⁸，因此每個類別所代表的功能也就有所不同，如 A/B/C 類是具有實義的詞根，語義略有不同，而 D/E/F 類則可歸入詞綴或類詞綴，E1 則是說明小稱詞的語用功能。小稱詞從實到虛的過程中，在構詞和語音上往往也隨著變化，因此對小稱詞類型的討論一般會考慮兩個面向，一是構詞方式、二是語音變化後的不同形式，如王本瑛 (1995)⁹所提的三種類型—詞綴、化合韻母與音變，或曹志耘 (2001) 的五種類型—兒綴型、鼻尾型、鼻化型、變調型及混合型，曹逢甫 (2006) 中構詞及語音演變的六個階段，儘管所分的類型名稱或數量都不同，其實可以對照如下：

表 4 王本瑛 (1995)、曹志耘 (2001) 與曹逢甫 (2006) 的類型對照表

王本瑛 (1995)	曹志耘 (2001)	曹逢甫 (2006)	
詞尾附加	準小稱兒綴	1. 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小稱兒綴	2. 詞綴化	詞幹+小稱詞綴
化合韻母	鼻尾	3. 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鼻化	4. 鼻音化	帶鼻音尾鼻化韻單詞
		5. 鼻音尾脫落	鼻化韻單詞
小稱音變	小稱調	6. 去鼻音化	陰聲韻單詞 (帶小稱調)

表中不同類型或階段之間都是依序由上而下逐步而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曹志耘所謂的混合型小稱主要是指「在加兒綴、或加鼻尾、或鼻化的同時，發生小稱變調」，也就是小稱變調雖是從兒綴、鼻尾到

⁸ 這也是一種語法化現象。

⁹ 王本瑛 (1995) 原稱為小愛稱，為了行文一致，改為小稱。

鼻化一路演變而來的，而且小稱變調可以與前頭幾種形式並存（曹志耘2001：36）；曹逢甫（2006）則清楚呈現小稱詞與其前成分的關係，包括複合（階段1）、附加（階段2）或併入（階段3-6）。接下來幾節將依序討論新豐鄉、埔里鎮的小稱詞形式的分布與其互動。

（二）新豐鄉、埔里鎮小稱詞的分布

底下將先界定小稱詞的範圍，接著整理所有發音人使用的小稱形式及其分布。

1. 新豐鄉與埔里鎮小稱詞的界定

在前一節有關圖一的說明中提及，從 A 到 F 雖然統稱為小稱詞或小稱標記，實則不同階段的語義與語法功能並非完全相同。以國語的「子」為例，若是出現在其他成分之前時，即「子+Y」的組合（如「子孫、子弟」），「子+Y」被分析複合詞；若是「X+子」的組合時，可以是詞組／複合詞（如「天子」），也可以是詞綴（如「舅子、肚子、椅子」等），甚至是介於兩者之間，如「孩子」的「子」對照「烏魚子」來看，「孩子」其實是同義詞並列的複合詞，但是受到「舅子」等詞的類推，往往被視為詞綴，而且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也是「X+子」的「子」而非「子+Y」的「子」語法化為詞綴，因此小稱詞的討論也包含複合階段的「X+子」，排除「子+Y」的形式。

根據字表調查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小稱詞，若不考慮語音的不同，可以得到以下幾種形式：

- (1) 「X+子」-如猫子（小貓）、小豬、小獅、小蝦
- (2) 「X+兒」-如狗兒（小狗）、鋸子、碟子、夾子、竹籠
- (3) 「細+X」¹⁰-如小魚、小牛、小豬、小獅

¹⁰ 發音人 A 除了「細+X」外，還出現「細+尾+X」的例子，如「細尾蛇、細尾蟲、細尾魚」，其他發音人都未見這種情形。我們懷疑這種用法是受到閩南語的影響，因為客家話「細」可直接修飾名詞，閩南語則不可，如「細豬、細蟲」須改為「細隻豬、細尾蟲」。

- (4) 「細+X+兒／子」-如小魚、細繩、小秤、小鞋子、小被子
- (5) 特殊的小稱聲調-如「蚊子」

上述五種形式中，第一種「X+子」或第二種「X+兒」的功能依照詞彙類別而有所不同。在 C、D 或 E 類詞彙中多半是詞綴，但是在 B 類詞彙中，「子」或「兒」具有實詞義，所以「X+子」或「X+兒」是詞組或處於複合階段，我們可以從底下三種情況加以證實：

- (i) 不同發音人之間，同一個詞彙，出現(a)「細+X+兒」與「X+子」或(b)「細+X+兒」與「X+兒」的對應形式；
- (ii) 同一個發音人在同一類的詞彙中（主要是 B 類），或者使用「細+X(+兒／子)」或者使用「X+兒／子」，因為「細+X(+兒／子)」是詞組，所以「X+兒／子」可以視為詞組（或複合詞）；
- (iii) 同一個發音人在同一個詞彙出現「X+兒／子」與「細+X(+兒／子)」兩種說法時，表示此時「X+子」或「X+兒」的「兒／子」是名詞而非詞綴。

上述(i)到(iii)的情況都可以在我們的調查中找到。

第三種「細+X」本文不列入討論，因為「細」雖然表小義，但「細+X」是詞組。第四種「細+X+兒／子」是第一／二種形式與第三種形式相加的組合，可以說是一種同義強化或疊架現象¹¹，本文不另外單獨歸類，按照「細+X」之後所帶的「子」或「兒」，分別歸入「X+子」與「X+兒」。

2. 新豐鄉和埔里鎮各種小稱標記的分布

¹¹ 所謂同義強化，是指在已有的虛詞上再加上同類或相關的虛化要素，使原有虛化單位的句法語義得到加強（劉丹青 2001）；而疊架則是將意義相同或相類的兩個詞或格式（分別用 A、B 標示）重合交疊起來使用，或構成一種不盡同於「A+B」的新格式，或為「A+B」的並列聯立格式。這種現象，在語義上猶如疊床架屋，所以稱之為疊架現象；體現這種現象的語言形式，則稱為疊架形式（王海茶 1991）。

王本瑛（1995）從類型學的角度指出，客語小稱標記包含兒尾及子尾，但是這兩種形式是否因區域的不同而分別選擇兒尾或子尾？或者同一地區同時使用不同的標記？本節將以新豐鄉、埔里鎮的小稱詞為例，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

(1) 新豐鄉小稱詞的分布

根據調查詞表的類別，首先將新豐鄉七位發音人所用的小稱詞整理成下表：

表 6 新豐鄉小稱詞的使用

	A			B			C		
	e	ə	tsɿ	e	ə	tsɿ	e	ə	tsɿ
A：17 子、女	3	4	4	9	3	3	2	10	4
B：25 動物後代	13	5	12	12	10	10	1	14	16
C：21 植物細株	4	1	10	7	2	7		6	
D ₁ ：49 細小物體	23	8	1	17	11			22	
D ₂ ：11 親屬稱謂	4	8		4	2			8	
D ₃ ：12 身體部位	3			2				1	
E ₁ ：28 感情色彩	7	4		15	4	2	3	4	
E ₂ ：14 特指	4	2		4	2			3	
E ₃ ：13 專指	5			6			1	1	
E ₄ ：24 名物化標誌	9	6		14	2		6	9	
E ₅ ：35 表輕微弱小	12	2		13	1		1	8	

表 6 (續)

	D		E			F			G		
	e	tsɿ	e	ə	tsɿ	e	ə	tsɿ	e	ə	tsɿ
A: 17 子、女	16	2		12	3		9	2		13	3
B: 25 動物後代	21	7	10	4	8		13	5		12	11
C: 21 植物細株	14	3	10	2	5		12			13	
D ₁ : 49 細小物體	29	1	11	6	3		33	1		33	1
D ₂ : 11 親屬稱謂	7		5				6			7	
D ₃ : 12 身體部位	1						1			1	
E ₁ : 28 感情色彩	11	2	8	3	2	6	16	1	7	15	2
E ₂ : 14 特指	16			12			5			5	
E ₃ : 13 專指	21			4			6			6	
E ₄ : 24 名物化標誌	14		2	10			20			19	
E ₅ : 35 表輕微弱小	29		11	6			14			15	

針對上表簡單說明如下：

- (i) 此地小稱形式有「兒 e、兒 ə、子 tsɿ」三種。
- (ii) 就「兒 e、兒 ə」的部分而言，其中發音人 A 原屬四縣腔，e 尾的分布最廣，包括從 A 到 E 類各種詞彙，只是各類中使用 e 尾的詞彙數量頻率有多有少，因與海陸腔接觸已久，ə 尾的使用範圍也相當廣，除了部分（如 D₃、E₃ 類）外，ə 尾都可以使用，但在每類使用的次數少於 e 尾；同為四縣腔的發音人 B、E 有類似的情形，而發音人 D 較為保守，沒有使用 ə 尾，發音人 C 則是 ə 尾使用頻率高於 e 尾，甚至有取代 e 尾的趨勢，對其他發音人而言，ə 尾是否能繼續發展其用法有待後續觀察。原屬海陸腔的發音人 F、G，仍舊以 ə 尾為主，

而 e 尾卻單獨使用於表感情色彩。

- (iii) 就「子 tsɿ」尾而言，這七位發音人都以 A-C 類用法為主，如「滿子（最小的兒子）、兩子爺（父子倆）」（A 類）、「犬子（小狗）、鴨子、猴子」（B 類）、「西瓜子（小西瓜）。E 類偶見「子」尾，主要是用於「敗家子」一詞，其次是「老婆子」或「短命子」，有貶義的色彩。

(2) 埔里鎮小稱標記的分布

根據調查詞表的類別，分別將埔里鎮五位發音人所用的小稱詞形式包括詞尾 e、ə、tsɿ、tsu 與小稱調，每個發音人使用的情形整理成下表 7（表中 T 代表小稱調）：

表 7 埔里鎮客家話小稱詞的使用

	A				B				C	
	e	ə	tsɿ	T	e	ə	tsɿ	tsu	e	tsɿ
A : 17 子、女	7	3	3		12	3			8	7
B : 25 動物後代	1	4	5		15	3	1	5	5	20
C : 21 植物細株		1			12				12	
D ₁ : 49 細小物體		10		1	30				26	
D ₂ : 11 親屬稱謂	1			4	11				10	
D ₃ : 12 身體部位		1		1						
E ₁ : 28 感情色彩	3	2	1		18				8	
E ₂ : 14 特指				3	9				9	
E ₃ : 13 專指		1			6				6	
E ₄ : 24 名物化標誌	3	4		4	18				15	
E ₅ : 35 表輕微弱小		4			19				6	

表 6-2 (續)

	D				E
	e	ə	tsɿ	T	e
A : 17 子、女	5	3		1	4
B : 25 動物後代	2		13	2	5
C : 21 植物細株	7			1	4
D ₁ : 49 細小物體		3		2	4
D ₂ : 11 親屬稱謂	4			3	
D ₃ : 12 身體部位					
E ₁ : 28 感情色彩	8			2	3
E ₂ : 14 特指				2	1
E ₃ : 13 專指					3
E ₄ : 24 名物化標誌	1			8	4
E ₅ : 35 表輕微弱小					1

埔里鎮的五位發音人原來皆屬海陸腔，理論上小稱詞ə尾出現的範圍應該最廣，然而檢視上表後，只有發音人 A 稍為符合這個預期，但是他的 e 尾也散布在各類用法，與ə尾相去不遠；子尾用於表子女或動物後代的實詞義，而小稱調卻是分布在語義較虛的用法，兩者有互補的現象。其他幾位發音人則是以 e 尾或小稱調為主，ə尾的使用範圍有萎縮現象，與子尾一樣只用於子女義或動物後代義，比較是實詞義的用法；比較發音人 B 與 C 的ə尾與 e 尾，ə尾接近被淘汰的局面，而現階段 e 尾正處於鼎盛時期。發音人 E 甚至只剩餘 e 尾，而且整體來說，使用 e 尾的詞彙數量也不多。

整體而言，兩地的小稱形式以「兒 e、兒ə、子 tsɿ」三種最為常見。「兒 e」與「兒ə」分別為四縣話與海陸話較典型的小稱詞，「子」則是兩種次方言所共有，但是在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小稱詞形式中，這三種形式不僅並存於同一個地區內，也並存於同一個發音人身上，所

以此二地的小稱詞也呈現混合語（即四海話）的特點。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引入其他次方言小稱標記的過程中，是否有跡可循，這個問題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3. 新小稱標記的引入方式

曹逢甫（2006：3）討論小稱詞的語法化時提出輪迴的概念，其說明如下：

在語音的形式上，小稱詞經過一再地弱化，也就越來越難讓說話者聯想起原來的形式。到了那個地步，該語言就會重新啟用一個新的形式來表達那個概念。至於所選用形式是不是舊有形式那就不一定了，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而這種形式一旦被採用就有可能引發另一輪的語法化現象。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語法化輪迴。

鄭綦等（2005）對漢語小稱詞歷時演變的研究顯示，「子」與「兒」的歷時演變可以做為語法化輪迴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歷史的材料顯示，「子」與「兒」先後發展為小稱詞，基本上依序從 A 類發展到 E 類，屬於內部演變。在共時的部分，新豐鄉與埔里鎮雖然都使用了「子」與「兒」，但是就這兩標記的分布來看，「子」多半侷限於 A 與 B 類，而「兒」往往遍布 A 到 E 類。若說現代的「子」與「兒」是繼承歷史而來，「子」與「兒」到唐代都已經發展完成，何以多數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子」尾停留在六朝時期的實詞用法？就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或劉綸鑫（1999）的調查來看，或許與贛語有密切關係；無論「子」是共同底層，或是借自贛語，何以侷限於實詞用法？現階段我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接下來再看看「兒 e」與「兒ə」並存的問題。

四縣話「兒 e」與海陸話「兒ə」之所以並存於同一個次方言中（如新豐鄉或埔里鎮），應該不是輪迴所致，而是經由語言接觸所引進的。

至
語
因
尾
反
尾
的
的
接
士
19
(ch
wo
分
變
次
方
X+
形
不
發
是
貓

至於引進新的小稱標記過程中是否會按照某種順序或途徑（如小稱詞語法化的語意類別）？就新豐鄉的幾位四縣發音人的小稱標記來看，因接觸引進的 ə 尾已經遍佈各類的詞彙，此時新（ ə 尾）舊（ e 尾）詞尾並存看起來似乎是走過相似的軌跡；然而同村的兩位海陸腔發音人反過來借用 e 尾時，因為此地的海陸話是優勢語言，只借用四縣話 e 尾的感情色彩用法，其他 A 到 D 類的詞彙並未使用 e 尾。透過這樣的對照，我們可以推測小稱詞的借入是以逐詞、不規則的方式進行的，而非按照 A 類到 E 類（實詞到虛詞）的逐類引進。換言之，因接觸引起的小稱詞變化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詞彙擴散理論是王士元與鄭錦全於三十多年前共同提出（Wang 1969, Cheng and Wang 1971, Cheng and Wang 1972），這個理論的中心思想是：語音的變遷（change）經由變異（variation）的選擇（selection），不規則逐詞地（word by word）進行的（戴浩一 2006）。在詞彙方面，戴浩一（2006：71）以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為例，指出語義範疇跟語音範疇一樣，有其變異，其變異的來源是國語，進行的方式也是逐詞進行的，而不是一次全部完成的。新豐鄉與埔里鎮中小稱標記的借用也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底下以動物後代類的詞彙舉例說明。

首先先看新豐鄉發音人 B 的例子，其小稱形式包括：(1)「(細+) X+子」、(2)「(細+) X+兒 e 」及(3)「(細+) X+兒 ə 」三種，這三種形式分別使用了三個標記：「子」、「兒 e 」、「兒 ə 」，各自出現在不同的詞語中，表示此三種標記正在競爭當中；若不考慮子尾，因為發音人 B 原屬四縣腔，所以帶兒 e 尾的數量比兒 ə 多一點(12：10)，但是其中有些詞卻是有變異（即兼有 e 、 ə 兩種詞尾）：如小豬、猴子、貓、鳥¹²，下表 8 可具體呈現發音人 B 兒 ə 的擴散過程：

¹² 其中豬、猴子還有帶子尾的說法。

表 8 通過共時變異表現的詞彙擴散

詞 \ 階段	u (未變的)	v (共時變異)	c (已變的)
W1	魚兒 e		
W2	兔兒 e		
W3		豬兒 e~ 豬兒ə	
W4		猴兒 e~猴兒ə	
W5			蚊兒ə
W6			蠶兒ə

在我們調查中，新豐鄉發音人出現上述變異現象者多於埔里鎮的發音人，如發音人 A 有 1 例、發音人 B 有 11 例、發音人 E 有 2 例，而埔里鎮僅發音人 B 出現 3 個例子。整體而言，這幾位四縣腔發音人都是 e 尾比 ə 尾多，顯示借入的 ə 尾擴散較慢，發音人比較能保存原來的詞尾；相較之下，埔里鎮的海陸腔發音人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成分，除了發音人 A 外，其他幾位發音人 ə 尾多被 e 尾（或小稱調）取代。這樣的差異或許是因為埔里鎮的城市化程度比新豐鄉來得高，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較頻繁，語言隨之比較容易變化，這也是一種城鄉差距造成的結果。

以上的討論顯示，對小稱詞而言，歷時的內部演變與共時的、因接觸引發的外在變化有所不同，歷史上「子」與「兒」先後走過類似的演變途徑，有輪迴現象，同時也有競爭（鄭縈等 2005）；而新豐鄉與埔里鎮因接觸引發的 ə 尾與 e 尾之並存，則是透過詞彙的擴散進行變化，因此 ə 尾（或 e 尾）的引入沒有規律可循，但是同樣的 ə 尾與 e 尾之間也有競爭的情形。下一節將進一步分析兩地中各種小稱詞尾的互動情形。

參、小稱詞的互動

在歷史輪迴的過程中，「子」與「兒」這兩個新舊層次可能因並存(Hopper 1991)而互相競爭，鄭綮等(2005)整理語料把二詞的互動歸納出下列幾種情形：

- (i) 分工 - 「子」尾到了唐代，可以接在一些較大的東西後面；「兒」尾表示大的意思的用法並不多見，做為詞尾時主要表示小
- (ii) 替換 - 不同時期的文獻採用不同的小稱標誌，如西遊記中為「桃子」，而紅樓夢為「桃兒」；在現代北京話口語中，「兒」幾乎取代了「子」
- (iii) 連用 - 「子」與「兒」成為小稱詞尾之後，仍有連用的例子，如「妹子兒、身子兒」《關漢卿戲曲集》或「瓜子兒」《金瓶梅》等

上述幾種情形是語言系統內部自然演變的結果，或是歷史上不同方言接觸所致，因年代久遠已無可考。不過我們可以透過現代方言的研究，重新省思新舊層次間的互動。底下先討論新豐鄉與埔里鎮裡小稱詞尾間的混用方式，接著再探討造成混用的可能原因。

1. 小稱詞尾的混用方式

新豐鄉與埔里鎮主要是海陸話與四縣話的接觸，影響的結果是多半發音人出現兒 e、兒ə與子 tsɿ (少數為子 tsu) 的混用狀況，其中 e 與ə同源、tsɿ與 tsu 同源。底下根據調查，將不同小稱詞尾的混用方式整理如表下：

表 9 新豐鄉與埔里鎮小稱詞尾的混用類型

混用方式	混用的小稱詞尾	舉例
非同源詞並用	兒 e + 子 ts ₁ /tsu	新豐鄉發音人 D
同源詞並存 1	兒 e + 兒 ə + 子 ts ₁	新豐鄉發音人 A
同源詞並存 2	兒 e + 兒 ə + 子 ts ₁ + 子 tsu	埔里發音人 B

就上表而言，非同源詞並用除了調查所得的兒 e + 子 ts₁外，理論上可能出現兒 ə 與子 ts₁並用的人，但受訪者之中正好沒有。次方言間的接觸會帶來新的小稱詞尾，新舊詞尾之間可能並存、競爭，甚至有取代現象。上表中兩種兒尾(e、ə)與子 ts₁之間非同源詞並用時，多半是分工的關係；而同源並存者，無論是兒 e 與兒 ə 的並存，或子 ts₁與子 tsu 的並存，往往是競爭關係；不過埔里發音人 E 的兒 ə 尾已經被兒 e 所取代。

不同小稱標記的並存或混用有其重要意義，底下以新豐鄉四縣客家話發音人 B(1943)為例，摘錄部份詞彙如下，底下各類中同一詞帶不同詞尾者以相同顏色標示：

B	e	12	豬、猴子、牛、羊、狗、貓、鳥、小蝦、小魚、兔子、麻雀、蝌蚪
	ə	10	豬、猴子、獅子、貓、鳥、鴨子、燕子、蚊子、蜆子、蠶
	ts ₁	10	小豬、小猴子、小牛、小羊、小狗、鴨子、小燕子、小雞、小鵝、小蝦
C	e	7	梨子、小竹竿、小桃子、芋頭、李子、小樹、茄子
	ə	2	梨子、芒果
	ts ₁	7	小西瓜、小竹竿、小桃子、芋頭、麥子、柑子、梅子
D1	e	17	小溪、小山、椅子、小的上衣、細繩、小盒子、小鐵鍋、小桌、小圓桌、小房子、細沙、鑊子、錐子、鋸子、釘子、髻子、擔子
	ə	11	小溪、小山、椅子、小秤、小刀子、小桶子、小罐子、小雨、鉗子、鑊子、碟子

表中 e、ə、tsɿ 的並存可分為下列兩種情況：

- (i) 一詞同時有兩讀或三讀：有些詞是兼有 e、ə 兩讀（如貓、鳥、梨子、小溪、小山、椅子等），或者 e、tsɿ 兩讀（如牛、羊、狗、小蝦、小竹竿、小桃子、芋頭等），或者 ə、tsɿ 兩讀（如小鴨子、小燕子）；也有些是一詞兼有三讀，如豬、猴子等。tsɿ 用於動物類時通常指其年幼者
- (ii) 同一類詞中，分別使用 e、ə、tsɿ 尾：如 B 動物類中，小魚、兔子、麻雀、蝌蚪等為 e 尾，獅子、蚊子、蚰子、蠶等為 ə 尾，而小雞、小鵝則是 tsɿ 尾

無論是上述第一或第二種的情況，小稱詞 e、ə、tsɿ 的並存或混用都是通過詞彙擴散而來的，而且在擴散的過程中，沒有一定的順序，因此不同發音人之間雖然都有多種詞尾並存的現象，但是每個人選擇的詞彙未必相同，如同樣是新豐鄉四縣客家話發音人 A (1921)、E (1972) 只有動物後代類的詞彙發生一詞二讀，而發音人 C (1952)、D (1939) 則是表人類後代及動物後代類的詞彙有二讀甚至三讀（即 e、ə、tsɿ 尾並存）的現象。

再者，上述兩種情形可能反映出接觸造成方言產生變化的不同階段。就第一種而言，應該是語言接觸初期，一詞的不同形式（如此處的 e、ə 或 tsɿ 三種詞尾）彼此競爭，對雙語者而言，在運用兩種語言系統時，可能只是隨機的語碼轉換，也可能是因時地不同而有意識的進行轉換，所以新豐鄉四縣腔發音人出現較多一詞二讀的現象。隨著接觸時間的延續，不同的詞分別選擇 e 尾、ə 尾或 tsɿ 尾，於是就出現了上表第二種情形，埔里鎮的五位發音人呈現的多半是這種情形。因此新豐鄉與埔里鎮小稱詞尾的使用情況正好反映出混合過程的兩個階段（S 代表四縣話 e 尾，以 H 代表海陸話 ə 尾）：

第一階段 S + H : S^h 或 H^s (混合程度較低, 新豐鄉)

↓

第二階段 S + H : Sh (有融合現象, 埔里鎮)

這樣的結果大致符合我們當初的預期, 即開放型的語言環境容易變化, 而且混合程度較高。至於兩個地點的內部都呈現出個別差異是因為, e尾(四縣腔)或ə尾(海陸腔)在詞彙之間的擴散需要時間, 對我們調查的發音人而言, 其語言接觸可能只進行了數年或數十年, 語言形式尚未固定下來, 因此個人差異自然無可避免。

2. 造成混用的可能原因

對於語言接觸引發的如何引發上述混用的情況, 我們可以採用 Thomason (2001: 129-156) 提出的幾種機制加以解釋¹³ :

(a)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同樣的說話人在同樣的會話裏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成分。

(b)語碼交替(Code-alternation)—語碼交替是指同樣的說話人跟不同的交談對象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與語碼轉換不同的是, 語碼交替是雙語人在一類環境裏使用他們的一種語言, 在完全不同的另一類環境裏使用他們另外的一種語言。也就是雙語現象(diaglossia) (Ferguson 1959)。

(c)被動熟悉(Passive familiarity)—這個機制指的是, 說話人從一個他熟悉、瞭解但從不主動使用的語言或方言中獲得一種語言特徵; 這種特徵遷移的情形通常發生在非常相似的兩個語言系

¹³ 參考吳福祥(2007)的翻譯。

統或者同一語言的兩個方言之間。

(d) 「協商」¹⁴(Negotiation)——「協商」在概念上類似社會語言學中的「適應」，指的是母語為語言（或方言）甲的說話人改變了他們的語言模式以接近他們相信是另一語言（或方言）乙的模式。

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可以觀察到這些發音人與我們或其他人之間，常常出現國/閩語與客語的語碼轉換或語碼交替，有時是為了配合我們或鄰居、顧客的說話方而出現協商的現象，有些詞語調查時，發音人或是遺忘或是不熟悉，經過提示而給予答案，或表示聽過，後者極可能是一種被動熟悉的結果。若再深究上述幾項機制背後的動機，或許與說話者的心理（即其語言態度）或外在的社會因素（如語言勢力）等有關。就新豐鄉小稱詞的使用情況來看，大概可以分成下列幾種情況：

- a. 就性別而言，發音人 B 是男性，按照徐瑞珠(2005)的說法應該保持語言習慣，何以與其他女性發音人一樣產生變化？這一點就須從職業角度考慮。發音人 B 為雜貨店主，多半會遷就顧客的語言習慣，因此小稱詞也就產生變化。
- b. 同樣因通婚而產生接觸，發音人 D 比發音人 C 年長，嫁入海陸腔家庭的時間更長，為何發音人 D 的小稱詞尾保持兒 e 不變，而發音人 C 卻以兒ə為主。其實是發音人 C 的公公極為強勢，在夫家只能使用海陸腔，又處於海陸腔的環境，迫使發音人 C 改用兒ə。反觀發音人 D 對其母語有強烈的認同，因此保持原來的語言習慣。
- c. 七位發音人多少都使用到子尾，但他們都不是來自詔安，可

¹⁴ 此處「妥協」或許比「協商」恰當。

能此處子尾另有來源，或許反映了客家話與贛語的共同底層，或是借自贛語。

- d. 新豐鄉的客家話人口中海陸腔佔絕大多數，何以兩位海陸腔發音人會出現少數小稱詞尾兒 e？發音人 G 雖屬海陸腔，家中也都使用海陸客家話，但因兼營衣飾百貨店，會配合或遷就顧客而轉換其腔調。

就埔里鎮五位發音人使用的小稱詞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幾種情況：

- a. 年齡愈高者，兒ə尾的保存較好。
- b. 兒ə尾保存率的高低與性別的關係不大，與職業比較有關。如發音人 A 從事農業，工作環境較單純，與外界接觸機率較少，因此保留較多的兒ə尾；商職與人接觸較頻繁，較易受到影響。
- c. 發音人 B 的子出現兩讀，這一點和桃園南興類似，不過此處以子 tsɿ 為主。
- d. 發音人 E 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他人多少會使用到子尾，而他只有兒 e 尾。因他來自外地，可能是他的原居地中本來就沒有子尾。

由以上討論可知，因職業造成語言遷就（或妥協）、說話者的語言態度或語言認同以及雙/多語環境中語言勢力的強弱都可能促使說話者語碼轉換/交替，進而影響小稱詞的使用。

肆、四海客家話小稱詞的音韻構詞演變類型及其特點

王本瑛（1995）將客語小稱詞歸入詞尾附加類，漢語方言中附加的小稱詞尾可分成兒詞尾、子詞尾及囡詞尾三個系統，其中客語部分

兼有兒詞尾與子詞尾；而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或劉綸鑫(1999)中，帶聲母 ts-者寫為「子、仔、崽」等，而不帶聲母者則記為「兒」。目前台灣客家話小稱詞尾的資料多寫做「仔」(如張屏生 2004, 賴文英 2003、2005, 徐瑞珠 2005 等)，但就其語音來看，可分為兩大類，各自也有不同的變體：

- (1) 帶聲母 ts-者，主要有兩種：(a) tsɿ¹⁵，及(b) tsu(陳秀琪 2006)；
- (2) 不帶聲母者，因次方言或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如新竹地區的海陸客家話用[ə]，苗栗的四縣客用[e]，而南部四縣客如屏東縣境內的新埤、佳冬和高樹等地區用[i]，其他地區則是[e] (鍾榮富 2004, 鍾榮富、鍾麗美 2006)。不帶聲母的[ə]、[e]與[i]三種形式之間的關係為何，目前尚未看到有專文討論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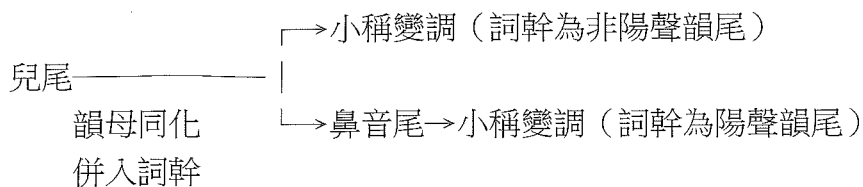
底下我們將檢視一些四海話的紀錄，並與新豐鄉及埔里鎮的調查結果比較，以便對客語小稱詞的類型有較深入的了解。為了討論方便，帶聲母 ts-者標為「子」而不帶聲母者則為「兒」。

1. 桃園新屋鄉-詞綴化、鼻音尾化

賴文英(2003: 15)提到桃園新屋鄉海陸話小稱詞的語音會產生變化，包括小稱詞尾的韻母隨前同化、鼻音尾化或詞尾丟失；在小稱詞尾的韻母因同化而併入詞幹(也就是合音)後，形成小稱調，同時造成詞幹韻母元音較長。以「凳子」為例，其語音形式包括 ten11 ə55、ten11 ne55、ten11 en55、ten11 n55、te11-n55 等，我們可以把這些形式之間的關係整理成下圖以說明其變化方式及條件：

¹⁵ 或記為 tsi (羅肇錦 1988: 101-102)，底下為了討論方便，一律統一記為 tsɿ。

¹⁶ 我們懷疑，[ə]與[e]可能屬於同一個層次，而[e]>[i]。



2. 新竹關西鎮-詞綴化

根據張素玲（2005）在第四章第二節（99-100頁）有關小稱詞的討論中，陳列了三個調查點的 34 個帶小稱的詞彙，我們加以整理統計如下表：

	東平里（海陸腔）	南山里（四縣腔）	東興里（四縣腔）
詞尾	兒 ə ⁵⁵ - 31/34	子 tsɿ - 31/34 兒 ə ¹¹ - 4/34 兒 e ¹¹ - 2/34	兒 e ¹¹ - 23/34 兒 ə ¹¹ - 6/34

就上表而言，依據小稱詞使用的數量，關西鎮的四海話可以歸入 X^y + Y^x 型，因為東平里、南山里和東興里三地主要使用的小稱詞尾分別是兒ə、子 tsɿ和兒 e。不過，根據一般的說法，海陸客家話與四縣客家話分別以兒ə和兒 e 為主，而此處南山里的子 tsɿ從何而來，頗引人深思¹⁷。

3. 苗栗卓蘭鎮-詞綴化、小稱音變

我們根據徐瑞珠（2005：81）把各次方言的小稱形式整理如下：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混合腔
詞尾	e31	ə55 或 e55		tsɿ31	
隨前字音尾變化		+			
小稱調（詞尾丟失）			+	+	+

¹⁷ 根據陳秀琪（2006）的說法，詔安客家話以子 tsɿ為主，而此處南山里的子尾與詔安客家話是否有關有待進一步調查。

此地海陸腔 e55 一讀顯然是四縣的 e 加上海陸的聲調，具有四海話的特點；大埔腔和卓蘭混合腔的小稱詞出現詞尾丟失並形成小稱調的情形，但是饒平腔的小稱變調則和子尾並存。

4. 桃園南興、雲林崙背-複合階段、詞綴化

陳秀琪（2006）認為桃園南興原來是詔安客家話，受到四縣話影響，不但有大量的小稱詞，且以「N+兒 e」取代「N+子」，其實仔細檢查文中所列桃園南興客家話中帶小稱的詞彙（陳秀琪 2006：428），可以發現南興也有一例使用子 tsɿ 尾，「牛子（小牛）」且與兒尾「牛兒（牛）」有別。這個現象正好與文中所提雲林崙背 iāu 與子的關係類似。雲林崙背同樣是詔安客家話，但是只有少數詞彙帶小稱詞尾「子 tsu3」¹⁸，「子」有兩種類別，一為細小物體，如釦子 neu3 tsu3、李子 li3 tsu3；另一種指年紀小的動物，如「鴨子、牛子」，義指小鴨子、小牛。出生不久的各種動物寶寶，崙背用「□iāu6」，如牛寶寶ŋiu2 iāu、豬寶寶 tʃi1 iāu6，這種用法不見於其他地區。

5. 新豐鄉及埔里鎮-複合階段、詞綴化、小稱音變

海陸腔典型的小稱詞尾為 ə 尾，新豐鄉及埔里鎮小稱詞尾包括子、兒 ə 與兒 e 三種，另外埔里鎮還有小稱調。其中部份子尾仍有實義，如兩地中「小羊」都出現兩種說法：細羊兒與羊子，在「細羊兒」中「細」是表小義的修飾詞，「羊兒」的兒尾只是詞綴，而「羊子」相當於「羊」之「子」，「子」可視為主要名詞，「羊子」是複合階段。實詞的「子」主要用於動物的後代，其他例子包括「小牛」有「細牛、牛子」兩種說法等。

埔里鎮有兩位發音人的部份詞出現類似小稱調的現象，如發音人 A 的「凳子」讀為 ten315，對照「柑仔 kam315 me55」（橘子）中，「柑」產生聲調的變化，但是兒尾仍然存在，而「凳子」的詞尾已經

¹⁸ 陳秀琪（2006：427）在註腳 8 說明：tsɿ 有變為 tsu 的趨勢，故以 tsu 為代表。

丟失，只保留小稱調。因此新豐鄉的子尾屬於複合階段、兒尾詞綴化，而埔里鎮則是具有實詞義的子尾、做為詞綴的兒尾或小稱變調三種不同形式並存。

綜合以上的討論，就小稱詞的音韻變化來看，除了新屋海陸腔小稱詞韻母有同化、合音，卓蘭鎮（大埔腔、饒平腔、混合腔）形成小稱調外，其他地區四海話的兒尾（e 或ə）保持不變，子尾則不變。對照曹逢甫（2006）的構詞語音階段來看，這些四海話的類型大致如下：

表 9 各地使用的小稱詞與曹逢甫（2006）的階段對照表

曹逢甫（2006）		四海話
1.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崙背 iāu、南興、新豐鄉、埔里鎮等子尾
2.詞綴化	詞幹+小稱詞綴	崙背子尾，南興、新豐鄉、埔里鎮等兒尾、新屋鄉四縣腔兒尾
3.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新屋鄉海陸腔兒尾
4.詞尾丟失	帶小稱調的單詞	新屋海陸腔兒尾、卓蘭鎮大埔腔/混合腔兒尾 ¹⁹ 、埔里鎮

上表中新屋海陸的小稱詞變化與曹逢甫（2006）的討論（參表 5）稍有不同，主要是詞尾丟失與小稱調的形成並非經過鼻音尾或鼻音化，而是小稱詞的韻母與詞幹相同而合音。整體而言，因語料的不足，加上多數四海話小稱詞多處於詞綴化階段，無法以語音變化或構詞形式做為分類依據。

從構詞及語義角度來看，同樣的詞尾在不同方言可能功能有所不同。對照桃園南興、雲林崙背和新豐鄉、埔里鎮的小稱詞，「N+子」

¹⁹ 卓蘭大埔腔和饒平腔的小稱調可能是內部演變的結果（即小稱詞尾經歷韻母同化、詞尾丟失而來的），或者是接觸所致；若是後者，此二種次方言應當歸入 X^y/Y^x 或 Xy/xY 。就徐瑞珠（2005）所提供的材料無法判斷，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調查。

的語義以及與其前名詞的語法關係與其他小稱詞尾有所不同。事實上部分「N+子」具有實詞用法，在客家話中可能是普遍現象，如羅肇錦（1988：101-102）就清楚顯示子尾與兒尾的分工：

雞／貓／牛／鳥+子：「子」表示剛出生的小動物或動物的後代，「N+子」是複合詞

瓜+子：「子」表植物的後代，「N+子」是複合詞

細+雞／貓／牛+兒：此處「兒」只是名詞標誌，「N+兒」是詞尾附加

桃園南興或新豐鄉、埔里鎮的子尾用法顯然和羅肇錦（1988）的子尾相同，具有實詞義，所以「N+子」為複合詞，而雲林崙背的「N+子」是附加詞較為特殊，也就是說崙背的「子」是詞尾，在其它地方則可能是詞根。另一方面這些地點的小稱詞有一個共同點：同一個方言點的小稱詞尾往往不只一個，但語法功能有所不同，有分工現象。如下表所示：

	雲林崙背	南興、新豐鄉、埔里鎮等
剛出生的小動物	iãu	子 tsɿ
其他小稱	子 tsu	兒 e

上表顯示，南興、新豐鄉、埔里鎮等地的子尾與兒尾一方面語義不同，一方面與其前成份的關係也有不同。

再就小稱詞尾來看，綜合前述各家提及的標誌包括以下幾種：

- ┌ 兒 ə
- ┌兒—┘ 兒 e
- | └ 兒 i
- | ┌ 子 tsɿ
- ┘子—┘ 子 tsu
- | └ 子 tsi
- └ iãu6

其中，兒 i 尾在前述討論幾乎未見，較常見的客家話小稱標誌主要為四縣話兒 e、海陸話兒 ə 及詔安話子 tsu 三種，這可能是因為這些調查都偏向中北部的結果。整理前述各種四海話中小稱詞尾使用的情形，如下所示：

表 10 四海話中小稱詞尾的使用情形

	小稱詞尾	地點
單用	兒 ə	關西南平里
	兒 e	卓蘭四縣話
	子 tsɿ	卓蘭饒平話
二種詞尾並存	兒 e、兒 ə	關西東興里、卓蘭海陸腔 ／大埔腔；新屋海陸話
	子 tsɿ、兒 e	桃園南興
	iãu、子 tsu	雲林崙背
三種詞尾並存	兒 e、兒 ə、子 tsɿ	關西南山里；新豐、埔里
四種詞尾並存	兒 e、兒 ə、子 tsɿ、 子 tsu	關西南山里；埔里

表中有幾點應加以說明：

- a. 兒^e、兒^ə並存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同一詞可帶兒^e或兒^ə，如吳中杰、范鳴珠（2006）提到「此地變異的語言形式尚未固定下來，只是隨機的語碼轉換」，我們可以理解為同一詞可帶不同的小稱詞尾，或如新屋海陸話的凳子一詞有各種變體；一種是部份詞帶兒^e，而部份詞帶兒^ə，如關西鎮東興里中有些名詞帶兒^e，有些則帶兒^ə。理論上第二種是經過第一種階段而來的，不過這些研究提供的語料太少，這個假設有待驗證。
- b. 卓蘭饒平話子尾之外，尚有小稱調，可能是借自大埔腔。再者，根據徐貴榮（2005：257-258），饒平話的小稱詞尾若非兒^e則為兒^ə，此地，卓蘭饒平話的子^{tsɿ}尾是否為詔安話接觸所致，有待查證。

張屏生（2004）從音韻和詞彙的兩個角度探討各種四海話的特點，就小稱詞而言他觀察的結論是：「以海陸腔作為母語的發音人所講的『海四話』或『四海話』，他的『仔』會維持海陸腔的唸法。而以四縣腔作為母語的發音人所講的『海四話』只能用四縣的唸法。...通過『仔』的音讀，我們也可以判斷出發音人的母語是四縣腔還是海陸腔」（81頁），就其所舉之例來看，其中「仔」的音讀維持不變的是韻母。然而就上述的幾個地點的調查來看，不同變體往往並存，無法單單依賴其讀音來決定發音人的「母語」。再如關西南山里和東興里屬於四縣腔，兼用兒^ə或兒^e，但聲調都是四縣腔，而卓蘭大埔腔和海陸腔的小稱詞讀成^ə或^e，聲調都是海陸腔。這些現象顯示，小稱詞尾在借入的過程中，聲調或韻母都可能產生變化。

對上述借入的小稱詞尾如何定位，學者之間有所不同。陳秀琪（2006）認為桃園南興以「N+e」取代「N+子」是合璧詞，是一種詞彙融合；所謂的合璧詞是指語言接觸過程中，甲方言的語素（語音）加上乙方言的語素（語音）（鄭曉峰 1997：92）。然而張屏生（2004）認為「N+e」與「N+ə」的替換是音韻變化，此處引發相關的問題有：

(1) 四海話中小稱詞「N+e」與「N+ə」的並存、分工甚至互相取代是應該視為一種音變或詞彙借用？(2) 除了兒尾有 e 或ə的互相取代外，子尾是否也有類似情況？(3) 除了同源詞之間的互動，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如 e 與ə或其他詞尾的混用？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兒 e」與「子」是不同源的小稱詞尾，因接觸而造成兩者並存時，自然會歸入詞彙借用；至於「兒 e」與「兒ə」，雖然同源，然而二者在不同方言中語法功能相當，若因接觸而產生互動，就可以從合璧詞或詞彙借用角度加以討論。就第二個問題而言，雲林崙背的小稱詞尾「子」有三讀：tsɿ、tsu 與 tsi，陳秀琪（2006：427）認為：tsɿ→tsu，但是並未說明 tsi 的形成。即使此地 tsi 不是 tsɿ語音演變的結果，而是因接觸而來的，應該也和 tsɿ或 tsu 同源。如此一來，tsɿ與 tsu、tsi 三個層次並存，卻是語音演變（內部因素）及接觸（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然而只要三者同樣具有小稱功能，那麼也同樣可以從詞彙借用角度加以分析。

至於第三個問題，關西南山里的兒 e、兒 ə、子 tsɿ並存已經提供了答案。事實上，我們相信更多四海話的調查應該可以讓更多種不同詞尾並存的類型出現。

伍、結論

小稱詞的分類包括構詞及音韻兩個條件，有學者將客語小稱詞歸入詞尾附加類，詞尾標記包括兒尾及子尾，然而近來對台灣各種客家次方言或四海話小稱詞的深入探討顯示：事實上客語小稱詞涵蓋複合階段、詞綴化、鼻音尾化、甚至丟失詞尾只保留小稱調（即小稱音變）；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小稱詞中，子尾多用於實詞義，「X+子」為詞組或複合階段，用於動物名稱的「X+兒」仍有實詞義，其他則詞綴化，有兩位使用到小稱調。

「兒 e」與「兒 ə」分別為四縣話與海陸話較典型的小稱詞，但是在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小稱詞形式中，這二種形式的並存反映出二地的小稱詞也呈現四海話的特點。歷史上「子」與「兒」循著類似的軌跡，先後從孩子義發展為小稱詞，此為小稱詞的輪迴現象；新豐鄉與埔里鎮的「兒 e」與「兒 ə」的並存則是接觸引發的變化，新的小稱標記則是不規則的逐詞擴散，因此沒有輪迴現象。新豐鄉兩位海陸腔發音人只借用 e 尾的感情色彩用法，而埔里鎮的陸腔發音人已經出現兒 ə 尾被兒 e 尾或小稱調取代的趨勢。就變化程度來看，新豐鄉與埔里鎮可以反映小稱詞由程度較低的混合到融合的兩個階段：

$$S + H \rightarrow S^h \text{ 或 } H^s \text{ (新豐鄉)} \rightarrow Sh \text{ (埔里鎮)}$$

此外，從兩地詞尾的混用方式，也可以了解接觸後方言的變化過程：初期是一詞的不同形式（如 e、ə 或 tsɿ 三種詞尾）彼此競爭，對雙語者而言，在運用兩種語言系統時，可能只是隨機的語碼轉換，也可能是因時地不同而有意識的交替或妥協；影響小稱詞的使用產生變化的原因，包括因工作所需而遷就對方語言，說話者的語言態度或語言認同以及雙/多語環境中語言勢力的強弱等都是可能因素。

參考書目

- 王本瑛，1995，〈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第二十五卷第四期：371-399。
- 王海棻，1991，〈六朝以後漢語疊架現象舉例〉。《中國語文》5：366-373。
- 江敏華，1998，《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 吳中杰、范鳴珠，2006，〈國姓鄉的語言接觸與族群認同〉。《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10月29-30日。
- 吳福祥，2007，〈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第2期：3-23。
- 何耿鏞，1993，《客家方言語法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 邵慧君、甘于恩，2002，〈閩語小稱類型比較〉。頁273-280，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所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徐通鏞，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徐貴榮，2005，《台灣饒平客話》。臺北：五南出版社。
- 徐瑞珠，2005，《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屏

張素

陳秀

曹志

曹逢

曹逢

符淮

劉丹

鄧盛

戴浩

- 張屏生，2004，〈台灣四海話音韻和詞彙的變化〉。《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11月20-21日。
- 張素玲，2005，《關西客家話混同關係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秀琪，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第7卷第2期：417-434。
- 曹志耘，2001，〈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3：33-44。
- 曹逢甫、李一芬，2005，〈從兩岸三地的比較看東勢大埔客家話的特殊35/55調的性質與來源〉。《漢學研究》第23卷第一期：79-106。
- 曹逢甫，2006，〈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韻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第2期：1-15。
- 符淮青，2004，《現代漢語詞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丹青，2001，〈語法化中的更新、強化與疊加〉。《語言研究》第2期：71-81。
- 鄧盛有，2000，《台灣四海話的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2001，〈從「四海話」看語言演變的規律和方向〉。《第一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11月22日。
- _____，2003，〈從新竹縣的「四海話」探究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台灣語言教學與研究》第5期：1-25。
- 戴浩一，2006，〈分類詞「尾」在台灣閩南語與客語中的範疇結構之比較〉。頁57-73，收錄於《門內日與月：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羅肇錦，1988，《客語語法》。修訂再版，臺北：學生書局。
- _____，1998，〈台灣「漳州客」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1月4-6日。
- _____，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賴文英，2003，〈新屋地區的多方言現象〉。《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第5期：26-41。
- _____，2005，〈海陸客語仔詞綴語音演變的規律方向〉。《2005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新竹：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7月2-3日。
- 鍾榮富，2004，《客家話語音導論》。臺北：五南出版社。
- _____，2006，〈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語言暨語言學》第7卷第2期：523-544。
- 鍾榮富、鍾麗美，2006，〈客家話小稱詞的類型及社會性變異〉。《第二屆台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會議論文》，臺南：真理大學，11月25-26日。
- 蕭素英，2007，〈閩客雜居地區居民的語言傳承：以新竹縣新豐鄉為例〉。《語言暨語言學》第8卷第2期：667-710。
- 鄭張尚芳，1979，〈溫州方言的儿尾〉。《方言》3：207-230。
- _____，1980，〈溫州方言儿尾詞的語音變化〉（一）。《方言》4：245-262。
- _____，1981，〈溫州方言儿尾詞的語音變化〉（二）。《方言》1：40-50。
- 鄭錦全，2006，〈台灣客家與閩南族群雜居環境的語言互動空間〉。《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

- 會》，臺北：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10月29-30日。
- 鄭曉峰，1997，《孔夫方言調查報告》。清大語言學所碩士論文。
- 鄭縈、魏郁真、陳雅雯，2005，〈歷史上小稱詞「子」與「兒」的互動〉。發表於「第十三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 IACL-13」，荷蘭：來登大學，6月9-10日。
- 鄭縈，2007，〈從小稱標記的混用看四海客家話〉。發表於「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台灣語言學學會，9月28-29日。
- 謝職全，2010，《四海話小稱詞的功能及其使用：以新竹縣新豐鄉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Cheng, Chin-Chuan, and William S-Y. Wang, 1971, 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1:216-270.
- _____, 1972, Tone change in Chaozhou Chinese: a study in lexical diffusion. *Issues in Linguistics: Paper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ée Kahane*, ed. by Braj B. Kachru et al., 99-1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eprinted in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Hague: Mouton, 1977.
- Crowley, Terry,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cklan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Charles, 1959, Diglossia. *Word* 15: 325-340.
- Hopper, Paul,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eds. by E. Traugott & B. Heine, Amsterdam: Benjamins, Vol. 1:17-35.

Thomason, Sarah Grey, 2001, *Language Contact*. The Washington, D.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鄭榮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3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ycheng@nhcue.edu.tw